

抱朴子

二
三四六

56
15
4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諸子類	架	號
三	五	八	九
冊	號	架	號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4 (2)
函號	311 241



新錄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漢書文庫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塞難卷第七八同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父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譽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甕瓦之甄

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罍甕之邪正
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
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
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
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
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
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
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
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
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

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
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
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
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
我之所作故蝨非我不生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
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醢芝穠之產於木石蝘蝓之
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
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
有瞻視呼吸以遠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
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

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僊決非所爲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矧陋尪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支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遼濶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

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

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
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
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
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
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
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
而薄季俗之澆散河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
藻於末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
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

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
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
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
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
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
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
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
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
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
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

能斟酌清虛於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
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僂法
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
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
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慾態色與淫忠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
尼不免於俗情非學僂之人也夫恹恹惶惶務在匡
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
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濶哉或曰儒道
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棄
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
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
出無慶吊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
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後衆煩
旣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
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
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
疑此儒者之易也鈎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
籍傳百氏之云云德待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

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
片言不政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
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
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
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
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
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入洽聞之碩儒果
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
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
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逝才

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
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
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
下之有僊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
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
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
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僊
僊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
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黠
自累不肯規爲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
尋之縵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
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
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
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
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
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
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
僊為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
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

故兩耳不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合舛件故兩
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
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
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僊之事之妙
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
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
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
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
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尚矣缺馬之野人古
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

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僊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無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夫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無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才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倪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范公霸越

抱朴子 卷之十一
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
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
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
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
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
猶常如此况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
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
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之
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

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從千金而已乎設使有
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
施矣今若按僊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
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
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
神僊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
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
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
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
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

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
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
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
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
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
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
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妙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
候也漸目漸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
少日還一日矣失以炁當以炁炁之時勿以死炁之

時也故曰僊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
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
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嘘水
水爲之逆流數步嘘火火爲之滅嘘虎狼虎狼伏而
不得動起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
所傷嘘之血卽止聞有爲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遙
爲嘘祝我之手男嘘我左女嘘我右而彼人雖在百
里之外卽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
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
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

當禁忿怒多忿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鈔
有能爲之者也余從粗隱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
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
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
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
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
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
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閑怨曠多病而不壽
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
損若不得以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

然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
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
之余承帥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
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
守交接之術以規神僊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
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
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
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
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
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

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輒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篋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鱗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緇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僊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

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上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况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末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沒為休息其去神僊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僊之士不肯進官皆修道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

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
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
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
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党麟跼於林藪而無損
孝文之刑曆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
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厦
翠蘭爲茵褥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裘衣薇蕘當嘉饌

匪躬耕不以充饒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
有之况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
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
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
內將遠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
曰學僊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
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
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昔大才也而况遁放逸
養其浩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况學僊
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

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
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
之職勤久者有遲叙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
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親膳
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襟
帶之職違式過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
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
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合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回
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福
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周極貪人聞

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
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
旣歸盧鵠將烹子房出玄惟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
而修魚釣况乎學僊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
為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
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
海之混漾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
撮壤土不足以戒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
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
僊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

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
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德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
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
望不睹七曜之炳燦覽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
恠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
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
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
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
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
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遷

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饑
四士凌犯慧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
鎮星猶東羲和外景而執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上
為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
怒之情雲動氣起合吉凶之候攬槍允矢旬始終繹
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
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
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中
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
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

徒爲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
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
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
猶不能了况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
曰夫乘雲壘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
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胃勞口廩居
起石而况士船沙丘觸目而生群龍女媧地出壯穿
天墮壁飛大言壁一作壁山徒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
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一作仞倚枯二負抱柱寄居
之垂委甲步內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

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玄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
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
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羗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驚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丹帝監神娶來而垂
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
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
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
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
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

抱朴子 卷之九
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鳩之翩翩離朱
覲毫芒於百步責獲効斨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
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可以為無有乎若聖
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恠於不得僊不得僊亦無妨於
為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
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
亡任矣長短委命故不學僊亦何恠也

道意卷第九

守二

抱朴子曰道者溷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猶為玄馬言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髮鬚吳扎音野竭聰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稠稀涉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
宇宙之外以言乎溷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
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
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
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况乃
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
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
之末人能淡然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願其

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
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
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
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嗜
好之搖策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
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
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
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醢沃醪醴撞金伐革
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靖虛坐求乞福願真其必得
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

役用前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
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湿而謝罪於靈祇
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
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
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
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
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
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
兩絕况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
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

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
明主釋愆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
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
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懃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
不須貨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
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
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受斯牲而不能却
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頻傾竭府庫而不能
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
五柞之殂孫主青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

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
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
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
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
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
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
緣隙而結策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
謂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
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

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
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
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
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
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
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陷已於醜惡之刑皆
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
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
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
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

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
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
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
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
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
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义自伏
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
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
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
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

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
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
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
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
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
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
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
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
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
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

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大石幸無傷刺之患
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
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
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
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
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
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
公人徃徃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
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
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

一日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為李阿因共呼之為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瘠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隨髮白漸

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溫瘟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實寬者酒復謂之化形尸解之僊非為真死也夫神僊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僊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僊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

卷之二
三十一
遵承而守之與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恠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舟楫藻稅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排

白田有二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卽去以温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犍其目偶愈便殺犍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曰樹下以所買之

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恠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癢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毋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

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雙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

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
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
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
邪鬼悖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
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
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
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
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
有遺禽脫獸大火旣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
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

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
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
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
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
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彘筮者蓋以爲兵爲雨也
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
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虛彌
天則覺路亡者之劇矣不可以齋麥之細碎疑陰陽
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及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爲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迂之治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在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刻向命

世通儒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誰以折中夫所謂道家唯養生之事而已子勿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

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
說聞有君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
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拍螢燭於環堵之內
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鮪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
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
穆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
不知成之者由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
胞胎萬類醞釀彞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
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
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

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
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甚妙鷹隼屯飛而鸞
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斑生多黨固其宜也
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
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
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妖頽雲
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萃疫癘不流禍乱不
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
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
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

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蹂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燹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為訕毀謂真正為妖詭以神僊為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群是以上

士耻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
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
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况乎明
哲業尚本具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
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
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蕈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
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
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
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卽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
思存真一以括神者旣不喜誼譁而污穢而合金丹

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
聞見明靈爲之不降僊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
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
來牽之以慶吊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
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
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
僊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
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
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
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

源流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
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
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
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迂貴杜遏
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
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
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七於名
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
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
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

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
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
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未之變也或
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主之所由
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
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
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獠於林麓之間塊然
流遁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
子答曰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
廢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

然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無
愛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
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僊
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無綜理教而又久
視則未可謂之爲戒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
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
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
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胫不
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_上所習不博達
理告頑令器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着

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
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驚質以
涉_响一作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
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
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
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鷯之可陋吾非生而
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粵秘
之弘修而恨離因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
學之徒猶有不解豈况金簡玉札神僊之經至要之
言又_多不書登壇軟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

連城金壁滿 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僊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作或菽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為戚也犧牯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吉光垢偶而多福哉

僊藥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曰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王朴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温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僊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

則一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粉
次則會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
樓黃連石常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僊人杖
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
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筵門冬或名巔棘
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
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
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又遲
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缺於木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板楔唯中以治效及辟蠱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芨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芨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一
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
花難多得也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十耳而
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
十年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木木餌令人

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谷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峻之地，或却著仰綫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齊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

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搗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酒更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葉，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

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
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
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
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
視也石窰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
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
石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窰芝從
石戶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
為科斗字曰得服石窰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
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

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
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
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捋服
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心水山為尤
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
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上如雞子之在其殼中
也卽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
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
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
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也欲多服唯患難得

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魚子狀但不皆有耳
打破大滑石于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
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
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
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精蓋
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
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
太乙王策及昌字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
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
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

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
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
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也
日三畫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栢木其下根如坐
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
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也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
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在腹內刮
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王刮一刀圭即其
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
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燭燭夜遍照地下有

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挑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坐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待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

廬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二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栢芝服之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十八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枝則成地僊不死也此輩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百歲可以分他人也

懷其大根卽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之生虎
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
未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僊芝狀似
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枝則
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
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迫而垂
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蒂以大雪而花季
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世也五德芝
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異而不雜上如偃蓋中
有甘露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二節

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
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異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
者謂萬歲瞻鈴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
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卽爲
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
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
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
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
乃剔取其中火炙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

之卽僊矣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
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
不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
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湏臾便活而
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卽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
蓋十斤得五百歲也千歲蓋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
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
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
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
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

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人入
昇僊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
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偃日必
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湏六陰日
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大抱白雞以白監一斗及
開山符撒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
神喜必得之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月
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几庸道
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
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

神不以芝與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

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常囊裡以為粉或以無巔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正老翁及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僊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焦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留火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僊去之

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據方合成皆得僊
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
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
光者不任以作僊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
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
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玉
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水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
三尸下癢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安來侍可
罷教使以數行頭又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和黍米
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

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
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
身飛輕舉不但地僊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
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
以葱漿消之為粉亦可餌以為丸亦可燒以為粉服
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
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
也得于閩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
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漬玉
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

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上發熱似寒
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
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
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
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
合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
服之後余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
但無益乃哉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僊
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
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

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上之可以長久酪
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勺形
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
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
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
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垂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
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
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
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
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

身軀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照之則可以
斷穀村楷一作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
 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頊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
 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攸入青龍山去槐子以
 新羅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衣皮皆爛乃洗之如大
 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七池之屬用三百餘種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十六丸制命丸羊血丸
 皆令人性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
 首者公上左右皆生甘菊上菡萏其中歷世弥久故

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
 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
 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
 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
 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
 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而菊甘而
 意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
 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與酈縣最多僊方所謂日精
 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

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
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將復好
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為臨沅令云此
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
子孫轉天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
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亦
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數尺此丹
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餌鍊丹
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
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泣易其

家乃賣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然不幸盡
夜悲歎涕泣經月有僊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
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僊人以一
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
悅肌膚玉澤僊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
丐其方僊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
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
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
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其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

大入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綠女二人長二三寸而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僊也于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遠及於是乃窺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

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文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僊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木遂不能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不知寒常見一

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
因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
求一名山劑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
山精昔僊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僊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衆終服葛蒲
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葛
蒲湏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
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後
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

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

子明服木十一年耳長五寸身

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二十八
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僊人玉女徃從
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癩皆滅面体玉光陵陽子
仲服遠志五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
在立云僊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
神丹終不能僊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
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申搯持耳或問服
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

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巳卯巳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巳未巳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巳巳巳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步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步右 右就左 次步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右就左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用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藥力未行而被穀駁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

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
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
午屬庚卯酉屬巳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
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
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
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
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
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剋土土
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故也真丹三斤白
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且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

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童
卒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
二百出二百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
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
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外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濕神
火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
名山石室中一年卽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僊勿妄
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
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入百
出苦酒亦可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

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玉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不神也欲食去三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本一和蜜二升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終



